

## 充斥謊言的時代，如何教導資訊識讀？(下)

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

(上集尾)

調查資料來源的可信度是很好的出發點，不過往往不夠，更重要的是評估言論本身，而要做到這一點，還需要再查詢其他來源。

(續上集)

這也就是考菲德所提倡的「水平閱讀」(lateral reading)：考究多個來源來驗證某項聲明，這和 2017 年史丹福歷史教育團隊 (The Stanford History Education Group) 的研究結果不謀而合。該研究的研究對象是歷史學者和史丹佛的大學生，研究結果發現，比起專業的事實查核員，學生和學者挑出虛假網路聲明的能力較差。學生和歷史學教授花了很多時間審查資料來源，仔細調查來源是否值得信賴，事實查核員則是搜尋其他驗證資訊，直接檢驗內容的真偽，因此學生和歷史學家比較容易被看似權威的資料來源唬騙。

除了水平閱讀，考菲德另外提供 2 項檢查可疑資訊的策略：

· 查看此一資訊是否經過事實查核，如果已經有人反證，很容易上網找到正確的內容。

· 追溯資訊的「源頭」，也就是查詢此資訊引自何處。如果文章有提供引用來源，就該找出這個來源，盡可能找出資料的原始出處，如此較容易評估其真偽。

在這個網路化的世界，有了 Google 學術搜尋的協助，學生可以取得豐富的資訊，這是評估資訊真偽的利器。面對可疑的新聞報導以及過於完美的科學數據，學生必須有驗證的能力。

不過，光是傳授良好的研究習慣還是不夠。社群媒體研究者丹娜·博伊德 (Danah Boyd) 主張，教導資訊識讀不能只是引導學生評估來源及資訊的虛實，還要更進一步，讓學生學會評估自己。去年 3 月，博伊德在西南偏西教育展 (SXSW EDU) 發表主題演講時，她批評傳統認知中的資訊識讀試圖「主張認識論的權威性」，此舉過於天真，將無力抵禦複雜而快速變遷的威脅。

博伊德承認，培養識讀能力沒有捷徑，同時提倡把焦點放在「解讀資訊」，也就是我們理解資訊的方式。她建議教導學生確認偏誤

(confirmation bias)、選擇性注意 (selective attention) 等概念，觀察我們判斷真偽的過程，除了解讀資訊，反而或許能更加認識自己。博伊德表示，教授應在課堂上透過「認知強化練習」，引導並檢視這些傾向，這些練習是用來「幫助學生認識自己（解讀資訊時出現的）潛在問題」。因此，資訊識讀不只在於檢視資料的真偽，更關乎訊問自己：為什麼我們那麼容易被愚弄？我們為什麼輕易地愚弄自己？

教授可能認為這類問題超出了授課範圍，本門學科的內容原本就已經艱深龐雜了。但顧伯樂認為，要專精任何學科，資訊識讀是基礎的必備能力。學生如果無法分辨真偽是非，那該如何追求學術成果？

撰稿人/譯稿人：David Gooblar /林怡婷

資料來源：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(2018.7.24). “How to Teach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an Era of Lies” Retrieved from:

<https://www.chronicle.com/article/How-to-Teach-Information/243973>

